

## 沈生傳

沈生者 京華士族也 弱冠 容貌甚俊韶 風情駘蕩

嘗從雲從街 觀駕動而歸 見一健婢以紫紬袂 蒙一處子 負而行

一姬鬟 捧紅錦鞋 從其後 生自外量其軀 非幼稚者也 遂緊隨之

或尾之 或以袖掠以過 目未嘗不在於袂 行到小廣通橋

忽有旋風起於前 吹紫袂 褫其半 見有處子 桃臉柳尾

綠衣而紅裳 脂粉甚狼藉 瞥見猶絕代色也 處子亦於袂中

依稀見美少年 衣藍衣 戴草笠 或左或右而行 方注秋波 隔袂視之

袂既褫 柳眼星眸 四目相擊 且驚且羞 斂袂復蒙之而去

生如何肯捨 直隨到小公主洞紅箭門內 處子入一中門而去

生惘然如有失 彷徨者久 得一鄰嫗而細偵之 蓋戶曹計士之老退者家

而只有一女 年十六七 猶未字矣 問其所處 嫗指示之曰

迤此小衙衙 有一粉牆 牆之內一夾室 卽處女之住也

生旣聞之 不能忘 夕詭於家曰 窗伴某 要余同夜 請從今夕往

遂候人定 往踰牆而入 則初月淡黃 見窗外花木頗雅整

燈火照窗紙甚亮 靠壁依檐而坐 屏息以俟 室中有二梅香

女則方低聲讀諺解稗說 嚶嚶如雛鶯聲 至三鼓許 姬鬟已熟寐

女始吹燈就寢 而猶不寐者久 若輾轉 有所思者 生不敢寐

亦不敢聲 直至曉鐘已動 復爬牆而出 自是 習爲常

暮而往 罷漏而歸 如是者二十日 生猶不怠 女始則或讀小說 或針指  
至半夜燈滅 則或寐 或煩不寐矣 過六七日 則輒稱身不佳

纔初更 便伏枕 頻擲手于壁 長吁短歎 聲息聞窗外 一夕甚於一夕  
第二十夕 女忽自廳事後出 繞壁而轉 至于生所坐處 生自黑影中

突然起扶持之 女少不驚 低聲語曰 郎莫是小廣通橋邂逅者耶

妾固已知郎之來已二十夜矣 毋持我 一出聲 不復出矣 若縱我

我當開此戶 以迎之 速縱我 生以爲信 却立而竢之 女復迤邐而入

既到其室 呼姪鬟曰 汝媽媽許請朱錫大屈戌來 夜甚黑 令人生怕

姪鬟向上堂去 未久 以屈戌來 女遂於所約後戶 拴上鎖弔 甚分明

以手安屈戌簫 故琅琅作下鎖聲 隨即吹燈 寂然若睡熟者

而實未嘗睡也 生痛其見欺 而亦幸其得一見 又度夜於鎖戶之外

晨而歸 翌日又往 又翌日往 不敢以戶鎖少懈 或值雨下 則蒙油而至

不避沾濕 如是又十日 夜將半 渾舍皆酣睡 女亦滅燈已久

忽復蹶然起 呼姪鬟 促點燈 曰 汝輩今夕 往上堂去睡 兩梅香既

出戶 女於壁上取牡簫 解下屈戌 洞開後戶 招生曰 郎入室 生未暇量

不覺身已入室 女復鎖其戶 語生曰 願郎少坐 遂向上堂去 引其父

母而至 其父母見生大驚 女曰 毋驚 聽兒語 兒生年十七 足未嘗

過門矣 月前 偶往觀駕動 歸到小廣通橋 風吹袂捲 適與一草笠郎

君相面矣 自其夕 郎君無夜不至 屏竢於此戶之下 今已三十日矣

雨亦至 寒亦至 鎖戶而絕之 而亦至 兒料已久矣 萬一聲聞外播  
鄰里知之 則夕而入 晨而出 誰知其獨倚於窗壁外乎 是無其實而  
被惡名也 兒必爲犬咋之雉矣 彼以士大夫家郎君 年方青春 血氣  
未定 只知蜂蝶之貪花 不顧風露之可憂 能幾日而病不作耶 病則  
必不起 是非我殺之 而我殺之也 雖人不知 必有陰報 且兒身 不  
過一中路家處子也 非有傾城絕世之色沈魚羞花之容 而郎君見鴟爲鷹  
其致誠於我 若是其勤 然而不從郎君者 天必厭之 福必不及於兒矣  
兒之意決矣 願父母 勿以爲憂 噫 兒親老而無兄弟 嫁而得一贅壻  
生而盡其養 死而奉其祀 兒之願足矣 而事忽至此 此天也 言之何益  
其父母 默然無可言 生亦無可言者 仍與女同寢 渴仰之餘 其喜可知  
自是夕始入室 又無日不暮往晨歸 女家素富 於是 爲生具華美衣  
服甚盛 而生恐見異於家 不敢服 生雖秘之深 而其家疑其宿於外  
久不歸 命往山寺做業 生意快快 而迫於儕家 且牽於儕友 束卷上  
北漢山城 留禪房將月 有來傳女諺札於生者 發之 乃遺書告訣者也  
女已死矣 其書略曰 春寒尚緊 山寺做工 連得平善 願言思之 無  
日可忘 妾自君之出 偶然一病 漸入骨髓 藥餌無攻 今則自分必死  
如妾薄命 生亦何爲 第有三大恨 區區於中 死猶難瞑 妾本無男之  
女 父母之所以愛憐者 將以覓一贅壻 以爲暮年之倚 仍作後日之計  
而不意好事多魔 惡緣相絆 女蘿猥托於喬松 而朱陳之計以此虧望

則此妾之所以 悒悒不樂 終至於病且死 而高堂鶴髮 永無依賴之地矣  
此一恨也 女子之嫁也 雖丫鬟桶的 非倚們倡妓 則有夫婿 便有舅姑  
世未有舅姑所不知之媳婦 而如妾者 被人欺匿 伊來數月未曾見郎  
君家一老鬟 則生爲不正之跡 死爲無歸之魂矣 此二恨也

婦人之所以事君子者 不過主饋而供之 治衣服以奉之 而自相逢以來  
日月不爲不久 所手製衣服 亦不爲不多 而未嘗使郎喫一盃於家  
披一衣於前 則是所以侍郎君者 惟枕席而已 此三恨也 若其它  
相逢未幾 而遽爾大別 臥病垂死 而不得面訣 則猶兒女之悲

何足爲君子道也 興念至此 腸已斷而骨欲鎖矣 雖弱草委風  
殘花成泥 悠悠此恨 何日可已 嗚呼 窗間之會 從此斷矣 惟願郎  
君 無以賤妾關懷 益勉工業 早致青雲 千萬珍重 珍重千萬 生見書

不禁聲淚俱失 雖哭之慟 亦無奈矣 後生投筆從武舉 官至金吾郎

亦早歿而死 梅花外史曰 余十二歲 游於村塾 日與同學兒 喜聽談故

一日 先生語沈生事 甚詳曰 此吾少年時窗伴也 其山寺哭書時

吾及見之 故聞其事 至今不忘也 又曰 吾非汝曹欲效此風流浪子耳

人之於事 苟以必得爲志 則閨中之女 尚可以致 況文章乎 況科目乎

余輩其時聽之 爲新說也 後讀情史 多如此類 於是 追記爲情史補遺